民國十五年二月六日出版

中國青年

每份三分　訂閱　國內一元寄卅四期；國外一元寄廿期。郵票代洋九五折算，以一角爲限　代派　十份起碼。一律七折。寄費在內。　十期清算一次。　帳不退回。

第一百十三期

記與蕭淑宇君的談話
罷工的戰術
農民運動中的一個方法
黃梅農民運動失敗的經過及教訓
河南青年團體狀況
焦作的教育界
一九二五年各地『非基週』運動概況（續）

發行兼編輯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經清

發行通訊處

廣東廣州財政廳前國光書店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金重
河南開封南書店街河南書店
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黃錦輝

記與蕭淑宇君的談話

代英

記者按：這是代英從廣州寄來的一文，代英作此文時，想必沒有看見蕭淑宇君的啟事，蕭君的啓事中有一句話最妙，他說：「最後我反問他（代英），你們何以常在嚮導和中國國民上替我造謠？惲答這是我們必持的手段。」 凡是知道代英或看過代英文章的人，會相信這是代英說的話麼？ 右派的造謠手段眞是太笨了。

在一月四日晚上，我接到蕭淑宇君元旦日所發一信，他說將近一個月不見我了，論私交不免有些繫念，我們之間雖意見有些不同，但在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點上面，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所以很希望有一個談話的機會。

這是我喜出望外的事情。 蕭君原來是在同德醫學（現改崇德大學）方面很努力的一個國民黨員，他的思想本來亦很左傾，但到五卅以後，可惜因爲辦事上每不爲同志之所滿意，於是使他懷疑這是CP的人排斥他，又加以他喜歡結交戴季陶，楊杏佛，孫哲生等「名人」，遂最先接受了戴季陶的「排拒性」的學說，與他的同志發行國民導報，大唱其反共產的論調。

但是他們這種辦法，在戴季陶看起來又太右了，於是戴季陶授意於人家做了一篇痛駁國民導報的文字，葉楚傖亦令他們不要再發行這種刊物。 自從國民導報停止以後，蕭君仍能夠不懈倦的活動，他雖然有時有不滿意於戴季陶的地方，但仍根據戴季陶的有些意思在國民黨中宣傳，他們說他們幾是眞正三民主義的信徒，反對他們的都是「反國民革命」的共產黨分子，或至少是被共產黨利用去了的人。 他與他的同志發起孫文主義學會，但報紙上發現的孫文主義學會的宣言，都是一般著名的反動分子孫鏡亞何世楨，周頌西，喻育之等所發

起的。在西山會議開會之時，我預料必致鬧起黨內重大糾紛，他大不以我爲然，親口說這個會議是得了汪精衛的同意的，似乎他的消息格外靈通，西山會議是全體國民黨反對CP的樣子。在西山會議開會以後，演了一劇戴季陶挨打的喜劇，他們並沒有什麼表示，不過那時他們還說，CP是要反對的，對於汪精衛先生却是要擁護的。未幾，西山會議撤除CP分子，解除鮑羅廷職務，這自然是孫文主義學會所認爲滿意的，接着居然便是開除汪精衛六個月，不許在國民政府所在地服務。這時候據說蕭君等在孫文主義學會雖曾提出不滿意於這種決議的意見，不過可惜他們在這時還不明白與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決裂，結果只致電於西山會議請其暫緩執行此議；而正在這幾天，上海民國日報中不知那一位戴季陶派，居然解說開除汪精衛的理由頭頭是道，說什麼汪精衛學識淺，骨格軟，接着孫文主義學會亦照着這口氣發表了警告汪精衛書，以表示他們與西山會議的一致。據我所知，孫文主義學會自發起以來，對人總是說有戴季陶等在中間主持，蕭君等決定一切態度均曾與戴季陶商量過，但就施存統訪問戴季陶的結果，戴自謂始終不知有此等事情，即報紙所發表戴季陶致孫文主義學會一書，便令無如元旦日吳鐵城談話中一樣有故意改竄的地方，亦很足證明他決無主持孫文主義學會的事情。現在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諸先生的態度一天天顯明了，戴季陶亦申明不與黨政了。蕭君等的活動力亦似乎低減了，亦許這一場大風波不久可以有一個結束了呢！

我亦很希望與蕭君等交換意見，所以我約了他在江蘇省黨部爲兩小時左右的談話，我最初問他孫文主義學會的事情。他說，上海的孫文主義學會，本來是因廣東孫文主義學會曾

經派人來滬，所以由他糾合其他同志所發起的，但在他們將要宣告成立，前一天便看見孫鏡亞，何世楨等的孫文主義學會宣言發表了。據他說，孫鏡亞，何世楨等甚爲可惡，他們自己並沒有會員，却先把這個名義拿去，並放出空氣，若有甚麽人亦用這個名字，他們將要以法律解決。　他原來是不願與孫鏡亞，何世楨等合作的，預備不管三七二十一，仍舊進行組織自己的孫文主義學會，不過孫哲生的意思希望他們總要合爲一個組織，所以便合起來了（這一點我亦相信，因爲久不辦公的國民黨青年部秘書何世楨竟會給權柄於蕭君，讓他主持重組青年黨務委員會，以便於他們爲反CP奔走宣傳）。　不過，蕭君說，在合起來以後，他主張要審查內部分子，用這個法子剔除了許多人（可惜我們并不知道剔除了甚麽人！）。所以現在的孫文主義學會是與孫鏡亞何世楨等沒有關係的。　我問他，現在在環龍路四十四號，所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事的人，還是可以代表你們的孫文主義學會的人呢？　還是有些孫鏡亞，何世楨派的分子在內呢？　他說，還不至於有孫鏡亞，何世楨的分子在內，不過只是有一個周頌西，這是葉楚傖所極力主張要安置在內部的。　他對於現在在四十四號做事的人的批評，以爲不免重形式而少實行的情神，據我所知，他現在四十四號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事，大概不免有些鬱鬱不得志罷！　從前爲了文主義學會最努力奔走的葛建時，李宜馨，現在且登報退出了呢！

我告訴他，我們十分希望大家要仔細考慮一番，這種分裂是於我們有不好的影響的。第一個壞影響，是你們雖說不是孫鏡亞，何世楨這一流人，然而你們的活動，給了他們不少的幫助，你們試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擁護西山會議的，還是你們所謂戴季陶派的人多呢？

還是比你們更遠遠不如的人多呢？　在黨外邊，因為有我們自己間的衝突，給國家主義派，基督教徒及其他反動的教職員一個活動的機會，大夏大學復旦大學，都受着這種惡果。　第二個壞影響，便是你與一些跟着你們跑的人，中間有好些本來是可以在革命的路上走的，若長此與我們紛爭，亦許有一天你們中間有些人要跑去聯絡國家主義派及其他反動派，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　第三個壞影響，便是在我們方面平空多許多麻煩，使我們樹敵更多而更形孤立。　我相信這樣下去是很不利的。　蕭君對於我這些話，完全同意。

我問蕭君你們最近對於國民黨的事情有甚麽意見。　他說，他們現在決定不過問黨內的事情，他們對於西山會議自然亦不便完全承認，但對於廣州召集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認為不合法，若是兩方面沒有調和的可能，他們對於黨務只有暫為置之不問。　我說：你們雖說不便完全承認西山會議，事實上你們已經承認了由西山會議所產生的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你們現在已經把西山會議諸人的勢力扶植起來了，現在你們想把自己從他們區別出來，又不肯自己翻轉過來攻擊他們，却想自己置身事外，專讓我們與他們斷鬥，這或者有些說不過去罷！　蕭君嘆氣說，這亦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們現在站在兩面受敵的地方，他們已經不滿意於我們，而你們共產派又攻擊我們，我們若要對付你們，便無力對付他們，所以只好兩方均置之不問。　我說，其實你們若肯平心靜氣看一看事實，你應當知道凡站在我們這邊反對你們的人，並不一定都是共產派。　你們將一切反對你們的人都目為共產派，於是朱季恂，柳亞子等都被你們目為共產派而開除了，這只是笑話而已。　至於我們攻擊你們的理由很簡單，你們雖說你們反對左派亦反對右派，但在事實上看來，你們完全是與右派（反動派）合

作來對付左派的。　我看見你們開除了許多所謂共產派分子，却不會看見你們開除一個反動派分子，我便不懂未必他們比我們還更有資格做一個國民黨員麼？　蕭君亦承認開除反動派分子是應當的，但在事實上確有許多困難，因爲便是孫文主義學會中的分子還有一些是與這些反動派分子有密切關係的（雖然蕭君曾經說過在現在孫文主義學會中的學生分子，是無所謂左右派的）。　我說，倘若你們不能戰勝你們自己羣衆中的反動勢力，那便無論你們自己怎樣分辨說你們不是反動分子，然而你們終要爲你們團體所牽制，做出許多反動的事，你自然用不着怪我們要攻擊你們了。　蕭君以爲我們籠統的攻擊他們是反動派，這是不對的；倘若能把他們與反動派分開，勉勵他們去與這些反動派奮鬥，他們很樂於接受。

蕭君又說，他們知道與共產派這樣鬧下去，是有陷入反動之危險的，所以他們很希望與共產派相互停止攻擊，而且在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面，還希望有許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我說，在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我們希望甚至於與醒獅派合作，自然你們能決定合作的態度，是我們十分贊成的。　至於停止攻擊，我以爲只要你們能與那些反動分子完全斷絕關係，而且能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我們自然不會攻擊；若是不然，我却不相信有停止攻擊的理由。

我又問他，你們現在對於國家主義派，基督教徒以及一般反動的教職員，持甚麼態度呢？

他說，他們主張亦不理會這些事。　他們現在預備埋着頭做工夫，亦不攻擊共產黨，亦不攻擊國家主義派以至於任何人，他說，國家主義派等人幷不曾妨碍他們，爲甚麼他們要去攻擊國家主義派呢？　我在這裏，發現了蕭君等第二個嚴重的錯誤，所以我即刻告訴他，說是倘若你們決定這樣子的態度做下去，我們却又有一種不得不嚴重攻擊你們的理由。　爲甚麼

呢？　你們現在的態度，好比是在我們革命的戰線上取消了一部分勢力，你們本來是與我們共同攻擊國家主義派基督教徒等人的，現在你們躲在背後去，讓我們一部分人獨力去抵抗他們，這只當是在消極方面幫助他們一樣。　你們說，你們埋着頭做工夫，一個革命的分子，把當前與反動勢力搏鬥的事避開了，你們要做甚麼工夫呢？　你們說，他們沒有妨礙你們自然不錯；他們只妨礙一切向前進的革命工作，你們現在名爲埋着頭做工夫，其實並不要向前進，他們自然不會妨礙你們的。　你們拿孫文主義做招牌，現在你們雖說預備不再與反動派合作去做反革命的工作，却亦預備避去許多革命的工作，自然這個方法是很巧妙的。　我們與國家主義派基督教派以及其他惡勢力處處短兵相接，不知道得罪許多人，要吃許多辛苦犧牲；你們却有這樣巧妙的方法，口裏又說革命，實際又不要得罪人，不要受一點危險艱難，自然將來有許多狡猾怯弱的人到要加入你們這種孫文主義學會的。　但是老實說，我們革命的人在社會上總是少數，而反革命的人握着舊社會的統治機關，他們的勢力比我們大得多；然而我們革命的人能打得倒他們的，全靠有許多民衆能夠表同情而跟從着我們。　現在若是我們不攻擊你們孫文主義學會，讓你們自由發展，將來你們可以冒中山先生革命的美名欺騙一些表同情於革命的人，使他們加入你們這種不革命的團體裏。　這是妨礙我們革命勢力的發展，永遠陷我們於孤立的地位的。　我們爲自己的生死存亡關係，不能不盡力攻擊你們。

　蕭君警告我，他說我們這樣攻擊他們，究竟是於我們不利的，因爲他們有力量妨害我們，使我們甚至於沒有宣傳我們主張的機會，而且這樣下去，亦許把他們逼成法西士蒂。　爲革命的前途，這亦不見是好事情。　我完全承認蕭君這些話是事實，便在這短的期間，我們

已經感覺蕭君等有妨害我們宣傳的力量，自從蕭君與我們分道揚鑣，我們已經感覺麻煩不少了。　不過，我告訴蕭君，我們不能怕這些麻煩，便停止我們的攻擊，我們的宣傳所以能收功效，並不是因為要求人家不妨害我們的宣傳，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一般青年在實際生活上需要革命，所以人家便想妨害我們的宣傳亦是妨不了的。　學校裏面教職員一年到頭的反動宣傳，有時敵不過我們一篇演說的力量，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口才好，只是因為我們說的是眞話。　國民黨自改組以後，青年加入的極為踴躍，這亦並不是宣言的文章好，或是因為國民黨中有甚麼三頭六臂的人，不過只是因為國民黨所揭櫫的正合於一般青年之所要求。　要妨礙我們宣傳的豈止蕭君等若干人呢？　但是，只要中國革命潮流永是這樣高，我們的宣傳永是這樣適合於革命的要求，總有一次我們的講演或出版物可以打動在蕭君等影響之下的羣衆的。

我們當然不希望蕭君等會成功法西士蒂，不過我們知道中國可以成為法西士蒂的大有人在，我們並不能阻法西士蒂之發生。　我們知道法西士蒂越多，我們的工作越困難；不過若如蕭君等今日所為，冒革命之美名，而實際不去革命，這正好比歐洲之有第二國際一樣，第二國際之妨害革命，實際比法西士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冒革命之名還可以欺騙一部分人，不比法西士蒂倒是赤裸裸的反革命不至於令人受他的欺騙。所以我對蕭君說，我本相信你們今天並不至於反動到法西士蒂那樣程度，而且我亦很不希望因為攻擊你們使你們陷入法西士蒂之途，不過我希望你們必須先改變不攻擊反動勢力的消極態度，我們不願看見有這種又不革命又不反革命的人，因為這實際是消化一部分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勢力發展的。　你們若不能改變這個態度，我可斷言我們必然要盡力攻擊你們，我們甯願你們早些成為

法西士蒂，因為你們一天成功法西士蒂，赤裸裸的把你們的反動面孔揭開給人家看，那時你們的作用就只好等於孫鏡亞，何世楨等人，人家便不至於上你們的當了。你須知我們為中國的革命，只能在大處計較，不好打小算盤。亦許把你們幾個人逼到完全反動的路上是一個損失，但若你們自己不肯回頭，那便甯可讓你們到反動的路上去，還比讓你們許多人受你們的欺騙，都走到名為革命而實際不革命的孫文主義學會裏去好得多。

我最後希望蕭君等考慮現在究竟是不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分子分家的時候。共產黨原來是主張與國民黨結成聯合戰線，並不曾決定要許多黨員加入國民黨，但是孫中山先生決定要共產黨員加入，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以至那時的戴季陶都主張要共產黨員加入。第一次大會的時候，國民黨中有些反對這種政策的人提出黨員不許跨黨問題，想以此為難共產分子，破壞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的局面，但是孫中山，胡漢民諸先生馬上打消這個意見。去年張繼，謝持因為反對共產分子鬧到廣州，孫中山，胡漢民諸先生又堅持容納共產分子的意見。凡此一切，決非他們幾個人自己發昏，明明是在國民黨中有不可不容納共產分子的理由。卽這一次西山會議一開，馬上汪精衛，蔣介石諸先生極力反對，亦無非因為他們居於負責地位，明明知道現在決不是分家的時候。其實稍為平心靜氣想一想，把所有共產分子一律開除，有幾個可稱為戴季陶派的人來擔當黨務，而且若盡像你們這些戴季陶派，看見反動分子利害了，便向後退縮躲起來，又如何擔當黨務？若不是西山會議以後，我們努力奮鬥，現在國民黨恐怕完全已經落到反動派手中，亦許你們甚至於連今天這一種回頭的日子都會沒有，你們早已都跟了反動派跑了呢？老實說，我們的奮鬥，不但是救國民黨，而且亦

是救你們呢？　其實共產分子在國民黨裏面，究竟有甚麼妨害國民革命的事情？　無論組織黨團亦好，吸收國民黨分子加入共產黨亦好，這於國民革命之損害在甚麼地方？　我們是拿國民黨去革命，不是拿革命去爲國民黨，若是有益於革命的事，會有害於國民黨，那便奇怪極了。　蕭君亦曾告我，他們爲對付何世楨，孫鏡亞等，亦曾在孫文主義學會組織黨團，由此可知，共產分子在國民黨中組織黨團，亦是沒有甚麼希奇的事。　假使沒有共產分子的黨團，國民黨這兩年恐不易有如此進步，黨中舊勢力恐不易如此受重大的打擊呢。

蕭君還有一點懷疑，便是共產分子所做的事本來沒有甚麼不好的，爲甚麼這些事不一古腦拿在國民黨裏來做，却偏要在國民黨中組織黨團，把國民黨一些分子放在外邊呢？　我告訴他，這是很簡單的。　共產分子自己確實是要求達到一般勞苦工農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平等自由權利的，這種主張，本來亦可以說是最徹底的三民主義，這恰與一般誣蔑共產分子只要民族主義不要民權民生主義的相反。　但是共產黨並不敢希望每個國民黨人都能夠做到這樣，他亦決不想把所有的國民黨員都化爲共產黨員，因爲這在事實上決不可能，而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亦是不好的。　共產黨希望國民黨員至少都能努力於民族革命，但同時不反對關於農工階級政治經濟上之解放奮鬥。　亦許在民族革命以後，國民黨中還會有更多的人反對農工階級之解放的，但若能在今天努力民族革命，而同時因爲三民主義的關係，不反對農工階級之解放，亦便儘是今天革命戰線上的良友。　今天想造成一個完全像共產黨一樣的國民黨是不可能的，中國一定有許多不能完全贊助農工階級之徹底解放，而能努力於三民主義之下從事民族革命的人，這種人若因爲不合於共產黨的標準，不能完全像共產分子一樣做事，便

不許他在國民黨內，這不但是國民黨的損失，而且是中國革命的損失。我們爲要求到中國革命的成功，一方爲眼前民族革命不能不與這些進步的分子合作，使國民黨成爲中國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革命的黨，一方爲要使他們不能妨害而且有時可以幫助農工階級的徹底解放，又無不容許共產分子另外組織黨團之理由。

末了，我告訴蕭君，若是你們不能顯明與黨內反動分子決裂，不能勇敢與黨外反動勢力奮鬥，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不攻擊你們的，倘若我們有反革命或不革命的行爲，我決不要求你們不攻擊我們。不過，我希望這種攻擊，不至於妨害我們在有些地方的合作，應當合作的地方爲甚麼不合作呢？應當攻擊的地方，爲甚麼不攻擊呢？

罷工的戰術

子雲

罷工現在成了很流行的事情，從五卅運動以後，我們更明顯的知道牠不僅是工人爭生存的武器，而且也是政治鬥爭，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重要武器。現在有許多學生，因爲要促進中國的解放，早日成功，自然會注意到參加羣衆中間的實際工作，特別，有時他們須要引導工人做政治的及經濟的鬥爭，幾千，幾萬工人的勝利與失敗，有時與他指導的策略適當與否，有很重要的關係。所以凡是做工人運動指導者，必須留意罷工的戰術。

罷工的勝利與失敗並不是偶然的，都是受了許多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所支配，所決定。所以在一般指導罷工的人，他預先對於主觀的和客觀的因素，須有精密的考慮，考慮罷工的時機是否適宜，主觀方面：工人是否有緊嚴的組織；工人羣衆對某問題的憤怒，是否達到最高的程度；罷工工人中間是否有一種中心的實力，可以維繫一般工人；客觀方面：工廠營

業方面當時的盛衰情形（如生意好時，定貨必多，此等定貨逾期不交，即須罰錢）；工廠主能堅持的程度和時期；政治環境之良否（如進步勢力執政，或當革命運動高潮時，罷工易取得勝利）等等。如若主觀條件不夠，雖有客觀條件之順利，亦難達到圓滿勝利（例如資本家對工人之威嚇利誘一部分人上工，以破壞工人的團結）；反之，徒有主觀條件，而無客觀條件，則易使罷工進行格外困難，或使工人受很大損失（例如關廠，或開除覺悟工人）。我們對於主觀客觀的條件，尤須注重平時的考察，特別是資本家的營業狀況，我們平時應設法偵探，熟悉其真實情形。在勞動運動初期的罷工，資本家的抵抗，也許輕微，但是在許多罷工中，他得到了經驗，亦會狡猾，強硬，所以罷工的戰術，在我們必須講究。

既已選擇好了罷工的時機，在罷工爆發以後，我們應當進行下列各事：一、宣傳，發宣言，傳單，及提出要求條件。二、組織罷工委員會，由工廠各工作部分，派代表組織之，並舉代表與廠主交涉條件。三、組織工人自衛團，交通隊，及宣傳隊。工人自衛團是預備懲治工賊，維持罷工秩序之用；交通隊所以來往傳遞罷工消息；宣傳隊是派往工人區域中作宣傳，報告罷工消息，歷數資本家罪惡；以堅工人反抗之決心。四、接洽工頭，勸其擁護工人利益，不要破壞罷工，聯絡一部分進步的工頭，以反對作工廠走狗的工頭。五、工人代表與廠主交涉，須有強硬的態度，不要被資本家的甘言所引誘，以致軟化。六、在每次罷工中，應促進各廠工人和工會之親密聯合。工人階級的利益是一整個的，一廠的勝利，可以影響他廠工人起而作同樣要求，易於獲得勝利；反之，罷工失敗，也是給別廠廠主一個暗示和一個壓迫的榜樣。所以工人階級無形之間，利害相關，休戚與共。我們應在

廠罷工時，喚起他廠的援助，或發宣言，或捐款救濟，或壓迫本廠廠主使之促罷工一廠之廠主讓步，或同情罷工。　總之，我們在罷工中，應盡力促進各業，各廠工人的階級的，親密的聯合、風潮愈擴大，愈有勝利的希望。　七、我們應用同一方法，促進被壓迫階級的聯合，特別，若是這問題擴大到一政治問題時。　我們在罷工時，應促進工農聯合，工學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民聯合，應當促各社會團體發表宣言，通電，作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援助。八、宣傳，每次罷工中最重要的是宣傳，因爲罷工後，資產階級必定要散布種種恐嚇的流言，什麼要停生意咧，什麼官廳將有大壓迫咧，什麼已有多數人進廠作工咧等等，而且在罷工時，所謂『輿論』都是資產階級的機關報，他的謠言一定更造得兇，所以我們應當注重宣傳，派人到工人區域中講演，出版罷工日報，隨時宣布與工廠談判情形，散布恐嚇資本家的新聞等等。　我們的宣傳須敏捷，強硬。　九、準備犧牲，當罷工緊張，資本家不能用威嚇利誘等方法達到壓迫工人上工目的時，他唯一的手段，便是指揮警察和軍隊來逮捕指揮罷工的領袖，或任意開鎗屠殺工人羣衆。　在此，我們的罷工指揮機關及領袖當然要嚴守秘密，不讓不可靠的人知道，同時我們須能煽動羣衆，有犧牲的決心，準備如我們的領袖或代表被捕，我們須能結隊往官廳前而示威，要求釋放我們的代表。　十、在罷工時，我們須準備極嚴厲的手段對待工賊，須盡力打傷懲治幾個破壞罷工的工賊，以免搖動了我們的陣線。　十一、在罷工將失敗時，我們須準備一種有秩序的退步，保持我們的團結，鼓勵工人的奮勉，不要沮喪。　十二、罷工勝利後，我們切不可自滿，驕傲，我們當向工人羣衆解釋，這是資本家的暫時屈伏，除非我們堅守陣線，他會乘隙進攻，奪回他所退讓給我們的。　我們須引證

過去的事例，並且加強他們的政治教育，並且向工人羣衆分析我們得到勝利的原因及所得的教訓。 十三，我們在罷工的鬥爭中，須物色戰士及有階級覺悟的份子，以鞏固指導工人階級的中心勢力。 十四、我們對統治階級所派來壓迫罷工的軍隊，應作口頭或文字的宣傳，以證明他們同是被壓迫的羣衆。

罷工是我們抵抗資本家的一種方式，我們非遇有勝利的或然性甚多時，不須輕於嘗試（有時我們看見罷工形勢不利時，我們須抵抗羣衆一種盲目的熱情，以免工人運動受重大的損失）。 除了罷工外，我們還可採用怠工方式（例如紗廠之斷車）以表示對資本家無理行爲之抗議。

農民運動中的一個方法

羅卓雲

自帝國主義與軍閥資本家——三大惡魔——製造許多侵略工具（土匪，機器，福音堂等）向無產階級進攻之時，農村裏的困苦，不惟佃農雇農痛上加刀，就是自耕農也被逼到無可奈何的地位。 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作農民運動，幫助他們打開經濟上的鐵鎖，走上光明之路來平等生存。 作農民運動，如辦平民學校、通俗講演，固然是好法子，但是照我底經驗，總不如按着他們切膚之痛作去。 所謂切膚之痛，就是辛辛苦苦作出來的穀子棉花……都歸了地主階級，以至自己沒有飯吃，沒有衣穿……。 總而言之，他們唯一的痛心，就是耗過長時間的血汗，得到的穀子（有穀子就不至挨餓而可以換得衣服及一切），眼睜睜的被地主奪去，無法反抗。 我們若是爲他們組織團體，到地主手裏取回一點，作爲防荒積穀，無有不欣喜而聽我們指揮去向壓迫階級力爭的，因此，做農民運動的第一步，我便有一個「積穀

會」的辦法。其法，於收獲的時候，在地主租穀下，每擔扣留三升或四升，（以捐濟為名），每廟合計，可得數十擔，由農民舉出代表保管。以後可由屆農佃農承借，略出輕微利息。等到積穀多時，即可舉行平糶，或辦農村學校及其他增進農民利益的事件。

披星戴月、手足胼胝、勤於耕作的農民，何致貧苦？蓋由地主階級百計剝削——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本屬常事，還要受加五加八或對加（借一擔本，還時要兩擔）之高利貸，何得不窮？最可惡者，地主估算某農家有好多農產物，必百計引導他借穀借錢或賒給酒肉及別的東西，可憐沒智識而又沒有預算的農民，被其慫弄，只顧目前，不顧日後，到了車租穀之時，地主把算盤一打，倉空庫洗，猶償不清，還要賣豬賣牛——這樣一來，明年吃後年，後年償今年，債台高築，越欠越深，又哪得不窮？「積穀會」的辦法，雖然要償還，但是償還出來的不歸地主，仍在自己手裏，就是自己借自己的一樣。且利息較低，又是遞減法，同時，地主的穀子，少有人借他的，一定不至高抬時價來發賣。穀價一減，農村中便可解決半個問題。

農民的性格，習於保守，若是專靠宣傳，講演，普及教育，灌輸文化，去作農民運動，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他們是難於團結起來向地主階級爭利益的。所以我們只有靠引導農民從事經濟爭鬥以團結他們，成為革命的力量。『積穀會』不過是初步的辦法，引起農民的覺悟與團結，以後我們更要引導他們要求減租，抗稅，組織農民自衛團，實行解除農民的痛苦，爭得農民的解放。

黃梅農民運動失敗的經過及教訓

和鳴

我是因農民運動失敗和經濟問題被迫離鄉土的，今將經過情形，記述下來，錯誤之處請諸君批評：

一、我們的方法：

一、宣傳：談到宣傳，當前就有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的去接近農民？　我們認爲在宗法社會尚未完全崩壞的中國，非用平民教育，不足以接近他們。　既有接近他們的機會，才可談到宣傳，於是在每夜的課餘時間，常作通俗講演，政治報告和現代政治給與農民生活上的影響，並隨時跟他們討論經濟問題，更進而談及永久脫離政治的和經濟的壓迫的方法——革命。

二、組織：因爲宣傳稍收一點功効，有十餘青年農民還相信，就組織了一個農民進德會。因爲他們的智識缺乏，一切會務都由我們主持，組成斯會的分子，都是些青年佃農，地主和資產階級滿沒有參加我們的組織之權。

三、訓練：自成立至失敗，約有四月之歷史，在此四月中的訓練，開會時間太注重了政治的講演，和高闊的問題，到忽略了作事幹才的訓練，以後當農事正忙的時候，差不多兩月沒有開會，所以從成立一直到失敗——本會受死刑宣告期完全談不上這麼一回事了。

二、劣紳破壞的手段

一、恐嚇農民：天久不雨，秋收無望，佃農正需謀對付佃東的時候，本會的責任更重大了，因爲本會是代表佃農雇農的。　經我們一再討論，決議將佃農編成名冊（不限於是加入農民進德會的）嗣開佃農大會，舉出臨時執行事務八人——佃農代表，以後關於察看災情訂

定交租穀成數，一切事務都由他們執行：一方面避免衆人之議論不一；一方面制止佃東的專横。 那知道少數佃東見勢頭不好，卻用對付方法，於約同察看災情之日不到，以襲在別的佃東解決之後，私地提出要挾，以圖私利，果然的，這目的被他們遂到了。

二、圖官廳懲辦一二他們眼中的所謂叛徒，想殺和革命空氣，以延長他的壽命：當我們開佃農大會時，他們即有很多欺騙我們的言語：什麼「過激」，「赤化」，「共產」，「公妻」呀！ 什麼宣傳共產主義者和破宣傳者都要槍斃呀！ 他們這種無聊的言語：一方面是想我們停止工作；一方面是使我們與羣衆隔離。 我們始終不聽他們這種欺騙式的忠告，他們就用出最後的手段——勾結官廳，拘捕我們，說他們是究辦共產黨，爲人民除盜賊呢!?

三、由此次運動所得的教訓

一、對於組織和訓練上的：對於訓練工夫完全沒有做到和不明客觀事實，把組織太公開了，同時在農民的革命信仰未堅定的時候，讓叫他們反抗佃東，而且口號太高，當時竟有驅逐地主的呼聲，宜其一遭壓迫，而戰綫即破壞也。 這是我們不明客觀事實的結果。

二、對於劣紳地主及國家的：我們由上面的事實看來，劣紳地主根本上是跟我們利益衝突；同時，還證明國家是壓迫者的聯合組織，法律是壓迫者束縛被壓迫者的工具。

我所要說的話，統統都寫完了，熱心農民運動的諸君，請批評罷！

河南青年團體狀況

純 生

在河南，比較進步的青年組織，有青年學社，青年社，青年幹社，青年救國團等數團體。 青年學社約在兩年前成立的，他是河南青年運動中的一枝急先鋒；在去年（一九二五年

）九月以後，他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他採用了『爲青年的自身利益而奮鬥』，『爲中國民族的獨立統一而奮鬥』，又『爲解放全人類而奮鬥』，和『一切無產階級的青年聯合起來』等最進步的口號。 他的組織亦頗完備，他的社員據最近的統計，約有三百人。 他們在各學校中都是極活動的份子，一切羣衆運動，他們都曾作中堅。

青年社是去年暑假後新成立的一個團體，是被『五卅』的熱血冲起來的一部分有覺悟的青年組織的。 他們努力喚醒一般浪漫青年的迷夢，他們高叫『到民間去』！ 他們很勇敢地喊着『人家用機關槍打來了，你也應當以機關槍還去』！ 他們更毫不遲疑地倡導着『全國的青年的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兵士，青年婦女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他的成立雖爲時不久，靠全體社員的努力，他的社員已達到了二百餘人以上。 他亦有青年學社同樣的組織。 他們在河南青年社運動中乃至一切進步運動中，都能積極活動，作了不少的成績。

青年幹社和青年救國團，人數雖然較少，活動範圍雖然較狹，可是他們的志趣，他們的精神，實在是不讓於前兩團體。

就各個團體本身看來，自然叫人感着滿足；若就全部青年運動着，有若干事實，確又叫人感着有不少的缺憾。 第一、四個團體雖然宗旨相同，組織亦相仿，但在實際行動上極少聯絡，幾是各自爲戰，這樣便勢力分散着，孤立着眞是我們極大的損失！ 其次，四個團體因爲有相同的宗旨，相仿的組織，所以在組織的發展上，不免有競爭，甚至有衝突的現象發生，猶之四列火車在一條軌道上行駛，必至撞車一樣。 而且，敵人在四周環伺着，他們正

在乘隙而動，若自己行列中先起爭端，敵人便可任意造謠惑衆，動搖軍心，這在河南已有多少事實的發現。

危機既然明顯地排着，靠着一部分比較更明瞭分子的活動，四團體遂聯名發佈了宣言，召集了聯歡會。　在此會上通過了合併的議案，並且新定名爲河南青年協社。

在這天革命空氣分外緊張的會場中，令人最興奮的是工農和婦女都來維護這新生的小寶貝，河南全省總工會稱讚着「有覺悟的青年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生力軍」！　榮陽、信陽，杞縣等地農民協會祝賀着「青年的幸福與自由萬歲」！　河南全省女界聯合會鼓勵着「革命的青年團結起來」！　在雷動的歡呼與鼓掌聲中，青年協社宣告成立了。　在籌備委員會報告和來賓致詞以後，會中便依次通過了籌備會提出的各項議案。　「河南青年協社宣言」（從略）這是河南青年運動中極重要的一種文件，這是青年協社今後工作的方向，航行的指南針。　他的要點：他們知道自己有兩種責任，所以除了組織自己的行列之外，還要進一步去宣傳組織工農，且及於婦女羣衆。

此外又通過了寒假中的工作計劃原則，因爲各學校放假在即，正是青年協社社員「到民間去」的好機會。　寒假中工作大概分農民運動，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本社組織發展，平民教育及地方調查等。

焦作的教育界

韻籜

焦作僻處河南西北，但因爲是產煤區域，所以成了道清鐵路的重要大站。　此地礦權，旁落英帝國主義手中，礦廠叫福公司，每年賺幾百萬元。　福公司與中國資本家（研究系人

）在距焦十五里處開辦之中原公司合攏來叫福中公司，其總辦事處卽設在焦作。　此地煤礦工人四五千，鐵路工人五六百，因此，小小的焦作，形成個熱鬧的鎮市。

　道清鐵路是在英帝國主義與交通系的囊中，福中公司是在英帝國主義與研究系的勢力範圍，可知英帝國主義是焦作的天上大王，交通系與研究系是焦作地下的王二王三，他們爺三個壟斷了焦作。　可憐焦作成爲此三種惡魔的殖民地，焦作的人民尤其工人成爲此三種惡魔的弱小民族，任他們霸佔與掌割！

　我們明白了這些，便可推測知道焦作的教育界。

教育很久被統治階級利用來製造忠順奴隸，製造馴良承繼者。　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在焦作更證明的顯明。　焦作有大學一個，中學一個，兩級小學三個，女學一個，共計六個：。　此外尚有許多「筆耕」「舌耕」「詩云」「子曰」的蒙館。　這個大學，叫做福中礦務大學，學生卅餘人。　我們只從這個名字上着想，已知牠是英帝國主義與研究系製造忠順奴隸的機關。　事也湊巧，學生大半是紈袴子弟。　上學的目的，不是求學，乃是混畢業，獻媚英帝國主義與研究系，充當英帝國主義與研究系的馴良奴才（在福中公司混事）。　什麼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的搗鬼，他們全不理會，只知道服從洋大人與研究系老爺的訓令。中學叫福中中學，有學生五十人，與大學原是一樣的東西。　今年十月間才成立，歷史淺些。　教職員完全是英鬼子與研究系的小走狗。　其中只有一個國民黨反動派人，然而尚被排擠的站不住脚。　在行開學式校長的訓話中，開口便說：「我們福中學校與其他各學是不同的，是注重規矩的。　其他學校，學生犯過要開除，我們福中學校是要打與罰。　進了福中

學校的門，便應遵守着中學校的規矩。　現在開封的學生，有的是國民黨，有的是國家主義派，終是囂張（？），不念書（？），福中學校的學生是不能染此惡習的，不然，就請滾出去！」。◎現在每日上課七八個鐘頭A,B,C,……，A×B=ab，弄得學生們昏頭昏腦，累得學生們簡直要命！　那三個小學，一個叫普濟，一個叫扶輪，一個叫同志。　普濟是中原公司派資本家研究系人或慈善的面具立的，內部組織尚好，學生團體亦多，但不是學生自由的需要的組織，乃是學校命令如此的。　校內未雇夫役，一切雜役均令學生服之；不收學費，並供給學生用物，係平民學校性質；可惜是奴隸教育，壓制異常，動不動就打學生幾十或幾百板。　一切有血性的刊物，不但不令學生看，并且禁止教職員看。　有兩位教員尚不壞，肯買嚮導等刊物看，但校長即刻辦人——到校時，便不敢買，亦不敢看。　扶輪是交通系立的，用來麻醉鐵路工人子弟，使長久被他欺騙與剝削的機關。　教職員全是交通系人，代表帝國主義軍閥及官僚的利益，同志是地方辦的。　教職員是吃教育，小學生是被家長逼着進內，受欺騙與蒙蔽，內容「糟而已矣」！女學叫淑義，是教會人辦的。　蒙館現尚念三字經，百家姓等書，有六七家，概係窮酸秀才或童生，藉以糊口的地所。　嗚呼，焦作的教育！

焦作的教育，已如上述。　這樣的教育，除了製造統治階級的馴良奴才，糊少數無聊東西的口，苟延他們——統治階級與少數無聊東西——的殘命以外，尚有何用？我們有志改造社會的人和有血性的青年，應當豎起反抗的旗幟，革他們的狗命！

一九二五年『非基週』運動概況（續）

孫　衛

三、南京的「非基」運動是很努力的。　他們在秋季開學的時候，就成立了包含二十餘

個團體的「非基大同盟」。并且頒行「各校支部組織法」及從事「教會事業之調查」等，很有成績。他們在二十二日就開始分散傳單及向各處宣傳。到了二十五日九時許，便在公共體育場舉行了反基示威大會。當遊行經過益智，金陵等教會校的時候，羣衆底壯烈的情緒，在春雷般的喊聲裏傾洩出來。他們在這次運動裏除了分隊演講及散貼傳單和標語外，更有東大附中正式班印了許多非基賀年片散給民衆。東大附中的特別班因爲趕不上大隊，碰着了所謂孫總司令的巡查，衝突的結果，被奪去了許多傳單。

四、廣州是基督教最發達的地方，因爲從前有帝國主義的走狗，香港政府的保護。自從五卅及沙基的慘殺以後，港粵的交通阻絕，一方因爲民氣對外的激昂，和國民政府的應允，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所以在廣州的非基運動也是最猛烈的。今年的「反基週」，在廣州非基總同盟方面，本有大規模示威運動的計劃。一般基督徒，在恐怖的過慮中，反造謠以爲有不利於教會的暴動了，於是引得中華基督教協會特派了幹事劉湛恩，向國民政府請求保護及禁阻。結果僅得到了「宣教自由，反教自由，未便禁阻」的答復。

但是粵中的教會，既然明知衆怒難犯，似應立刻覺悟，放棄他們平日所盲目謳歌的耶穌，以及帝國主義者的命令；否則，也應該銷聲斂跡以避鋒。但是他們除了向國民政府請願無效外，反而唆使帝國主義者「派軍艦四艘進省，沙面重佈戒嚴令，掘濠堆沙包」，布置如臨大敵然（見一月七日商報），思挑起帝國主義者向廣州民衆進攻，重演第二次的大屠殺以爲快，基督教會的居心可知！但是他們猶以此舉爲不足。黃沙教會則更明目張胆的「勾結不肖偵緝及警察，於二十日竟敢將粵漢鐵路工人演講隊在黃沙演講時，鎗傷，毒打十餘人；

及該路總工會委員長到區保釋時，亦受剌刀重演。 反基總同盟主席委員陳志文君逐日接得恐嚇信多封，謂將以手鎗對待云。 後廣州反基總同盟，探悉教會勾結帝國主義者有意挑撥，爲擁護廣東之革命基礎計，改變反教方針，決定不作示威運動，僅分區公開演講而已。

五、福州的非基運動，在五卅以後的成績，是很有可觀的。 因爲「非基」的聲浪，闊得太高了，實在於帝國主義者的面子上有點過不下去；於是英，美的領事開始授意於他的走狗——軍閥，遂發生逮捕非基委員長翁良毓及榕光學校員生的事。 一月二十五日學生方面雖見有禁止反教運動的佈告，但仍積極的籌備遊行，定二十五日晨七時，在南教場集合。這時警察廳長高文貴受了軍閥周蔭人的「學生如有反抗，可即以武力解決。 遇有必要時，軍警如取最後手段，亦所不惜」密令，帶了二百的武裝保安隊，實行解散已在場之學生及市民。 結果，總算是讓軍閥在帝國主義者的記功簿上添了一筆。

六、北京的非基運動，在我們的預料當中，本來是很有可觀的，因爲北京的民衆運動，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各地的。 但是這次的「反基週」中，帝國主義者鑒於近來北京民氣的激昂，深恐這次的運動，至少足以引起基督教在華勢力之動搖，而失却了他們侵略的唯一工具，於是唆使國民軍將領鹿鍾麟以軍事戒嚴的名目，禁止北京之反基運動。 各教會學校，除請國民軍保護外，再組織學生軍日夜看守門戶，不敢安寢，并且縮小慶祝範圍。 二十五日北大第三院被軍警把守。 北京非基同盟因處在嚴重形勢之下，爲和緩空氣起見，因致函鹿鍾麟，說明並無暴動意味，請允以在北大三院開「反基運動國民大會」而不遊行，於是曾想召號全國一致進行的北京反基運動，也就在耶穌的微笑中過去了。

六、杭州的非基運動是和反日大會同時舉行的。 非基同盟除了向羣衆宣傳以外，更做了番很有趣的宣傳。 二十六日晚，與山教堂開新年同樂會，表演新劇。 但是瞎了眼的牧

師，竟沒有認清他們的敵人在窺視着，却巧把非基同盟裏面的人，拉去演劇（因爲有一個是和牧師認識的），於是就演出不少可以給耶穌的孝子順孫們增光的趣話。在第一幕剛完時，就把牧師弘道女校校長及學生趕走了一大半。後來雖經牧師的疏通，結果依然無效，只好眼巴巴看他們演完。還有一次，是在三十日晚上，杭州基督教青年會開職工同樂會，當電影開始開演的時候，全場突然起了「打倒基督教」的呼聲，傳單如蛺蝶般在會場上飛舞起來。

會場受此打擊，觀衆俱一鬨而散，於是電影亦宣告停止。我想這時教徒們的恐怖，是不難從他們聲聲「救主」的口吻裏滾了出來！

七、寧波自從五口通商以來，基督教事業，實是逐漸的發達。單就學校而論，差不多佔全城官督所立的多數。教會勢力的雄厚，巳可想而知。自從一九二四年滬上覺悟的青年甫組非基同盟以後，寧波也有一[illegible]分覺悟的分子影響，努力宣[illegible]。於是一般劣紳及畢部的教育家，也開始附和「收回教育權」的喊聲，不過他們的作爲是有目標的。到了五卅事起，「打倒基督教」的呼聲，遂普遍了全城，並且有些教會學校的學生，發生全體離校或多數退學的風潮，給教會學校以極大的打擊。這次寧波的反基，並沒有什麼大規模的運動，這原因是[illegible]寧波的劣紳，大眭的教育家以及所謂高喊「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國家主義者的搗鬼。二十五日在大舞台開會時，得到了少數熱心的學生和市民。其被國家主義派及一般與他們互通聲氣的所把持的[illegible]校，都沒有出來。從這裏，我們可以曉得國家主義者平時所喊的「收回教育權」，不過[illegible]偶然高興，在筆尖底下起幾個雷聲，嚇嚇鄉下人，至一談到實際運動，便要「敬謝不敏」了。

各地的「反基週」運動報告，如四川，湖南，安徽，汕頭，厦門……實在是多不勝收；以上不過是擇其比較的重要的幾處記了下來，以見各地非基運動之一般。從上面的幾個報告裏，我們對於這次「反基週」運動的成績，是比較得進步的。我們很可以看出各地的民衆，巳能接受非基運動的宣傳，同時，也能引起一部分基督徒的覺悟，而歸向到民衆方面。

至於帝國主義者，軍閥，政府的反動的聯合，向民衆進攻，這是他們爲自身的利害關係，不但是不足怪，而且是在每一個革命運動中普通的一會事。我很願各地的同志們繼續的努力，以達到「打倒基督教」的口號。